閑中今古

閑中今古序

陽武為開封屬邑地非衝要驛使所弗通商賈所罕至藩臬兩司大臣廵歷歲不過數次境無山川名勝可以登臨眺覽以舒暢心目士惟務舉子業不樂吟咏啸談予性不善飲酒賓客之又寡合且職在分教有掌學者以摠其要故日與童冠之生廿有餘人點檢課業之外率多閒暇而無所事焉因録古今之事迹且凡平昔之覩聞有可以勸懲有可以憂喜者萃為一編名之曰閒中今古聊以藏諸篋笥行將歸休以質夫鄉之父兄朋友庶使竊禄於外畧無少補於時者非敢苟安偷惰優游以卒歲月而已也恐出位而思强求非分亦非君子之所與故特假此以塞責耳知我者尚有以諒其情

焉

成化三年歲在丁亥臘月既望味芝叟陳頎永之書

閑中今古序

吾師陳味芝先生世以壑儒著名幼失所恃鞠于外氏王侍講汝嘉家逮長即其母舅福州教授王應良家學習春秋經故先生之學得於外氏者居多然其造詣嚴密殆非他人所及景泰改元以邑庠生遂領

京闈鄉薦明年會試禮部中乙榜授湖州府學訓導未幾改荊州府學仕終于開封府陽武縣學嘗典江西文衡所歷郡牧憲司皆以先生學優行充文章剡薦竟爲忌者所沮在陽武三年秩滿遂乞致仕家居先生爲人博學攻古文而清介絶俗人莫敢犯雖位止一校官而譽望特重其文典贍有法好議論而必據於理雅與先生公樂會府君交善故詔得游

門下先生遂於著述間以所著閑中今古一編授詔曰此吾平日紀事之書而吾志之所欲行者具載是矣願予他日刻梓以行庶畢吾志幸也詔惟挾册以退既筮仕於外不覺荏苒歲月而是書之藏於行囊與之遷轉宦途者久矣竊惟先生之命不敢忘也往歲詔因從子璧以列禮舍人丁内艱還鄉復取是編囑之曰此吾師所著書也歸將刻之璧頃以書來乞序詔乃憮然嘆曰嗚呼士君子之蓄德負材者必欲見諸行事而後已苟或位不稱德用不盡材則又發為文辭以垂于世將使後之人体此以行之也豈但泯泯而已哉嗚呼此固先生之志也其志既不得行之於己而又欲望之於人然則是書之刻蓋必發先生所蓄之德所負之材與夫所欲

行之志於今日也顧惟庸愚將棄所托且有忝先生所望之
後人豈不懼哉豈不懼哉於是録以為序復使壁刻之以弁
其端先生諱頎字永之號味芝學者稱味芝先生其詳具
宮保吳文定公所製墓表茲不贅
正德四年春正月既望
興國史官
勑授廸功郎紀善前
京闈鄉貢進士門人周詔拜手謹書

閒中今古卷上

陳頎永之著

傅奕善於闢佛覩其挫呪僧破佛齒可謂確然有見及其將死遺命諸子可師名教勿信妖胡之法非篤道尉正者不能

國初吾鄉光福山有邵弘道先生守道儒者也亦深燭異端之弊居傍有一寺僧坐禪數年一日見於先生先生為言佛之說學其坐禪之要畢竟如此未復曉以綱常之理猶日用飲食之不可缺者其僧頓悟還俗卒為善士予少聞之王夢熊前輩而失記其僧姓名夢熊親嘗聞先生說佛家之妄甚得其肯綮始終不惑盖奕之流輩云

異端之惑人其来久矣不能悉数姑舉其一二言之晉史載佛

圖澄之學道鳩摩羅什之神異以致石姚之崇奉然澄徒知石氏之將滅而不知其身之不可從未足以言道羅什生於龜茲未足以言神石勒姚興奉之不能怪也後之英君誼辟傾身以奉浮屠而所事又澄什之不若也何哉

朝廷厚奉剌麻廩發不貲正統末

英皇被留虜庭言者欲使其徒施之以法術未聞有一人用法術於間卒賴

天地宗社之靈

英廟德化之及使臣應對之勞

大駕以復則浮屠之法不足恃也明矣而說者猶資其力以陰翊豈不謬哉史氏之夸不足深信非止此也予特於澄什之

事而深有感焉覽者其察之

慕容氏起自鮮卑暐以庸材僭居帝位恪等以至親爲太宰録

尚書行周公事時境内多水旱恪暨首歸政送上章綬暐執

不容恪等乃止景泰間易

太子天下之人皆以爲不可而執政大臣畧無一人明言其

事俛首容嘿以遂其非向使有能如恪等頓首歸政送納章

綬縱不能挽回其事亦得肆志長往奚有後日駢首受戮之

慘哉以堂堂

天朝曾不若夷狄僭竊之主而得夫賢明之佐也書之以發

千載一慨

五代時兩浙田税畆三斗錢氏國除宋朝遣王方贄均兩浙雜

稅方贄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改稅額方贄請畝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既為主民豈當復循偽國之法今兩浙之民田畝歲稅五升與加耗不過一斗官田則畝稅不一有及一石者倍之以耗民終歲不得食矣蓋官民之田其稅額有一千餘則里胥因之以作弊小民無知任其愚弄兼以豪右兼并膏腴額輕者盡屬富家而瘠薄額重者皆在小户諺謂官粮辦便無飯正謂此也天下之田未能通究其稅額之多少以吾蘇一郡之所知者如此使天下皆然將不勝其弊如或不然則兩浙之小民獨何辜哉嗚呼安得如方贄者為均其稅縱不能如宋之減其額合以將千餘則併作數等一可以杜里胥之弊一可以制豪右之强則小民得以息肩而邦

本厚矣

江南之田多有瀕江並海坍塌無遺而稅粮尚存亦有洲淤漲漸成美田而未經開科其粮稅尚存者小民多受其害未開科者大户獨享其利竊嘗料之此等非特江南為然天下亦必有之近觀兩河之間高阜之地有被飛砂蓋沒不能種藝者低窪之處有受濁流淤漲而反成膏腴者其砂沒之地寸草不生粮稅曷從而出郡邑苦之亦嘗奏聞于

朝户部以

國家賦稅舊額不可輕動此固然矣然是等利害恐難膠柱而鼓瑟嘗思所以変通之將使

國家之賦額不虧而下民之利害無偏斯為美也記之以俟

經濟者辨之

人有恒言賑濟無良法恐不然也顧任其人何如耳任得其人斯能相時行權則所行之法無不良也景泰間傾任吳興屬歲大荐米一石銀一兩餓莩載途當時巡撫藩臬之臣止行空文督責郡邑而已莫能解其一二之倒懸竊嘗私計官倉見儲粮米十有三萬餘石請少留三萬以備不虞將六萬賑贍貧之之甚者將四萬石以減價糶賣以次之户先於各里訪巨室有行義者主其事嚴其禁約糶與富商大户者罰收藏其價於府庫俟歲豐稔糴以償官庶幾公私兩得而少可活數萬之人當時守郡者執不可其後勢日益甚不得已將所儲之米俱分給六邑賑濟中間多被在官之人侵欺小民

止得虚名而已乙酉歲荒歉無異景泰時兩浙之民飢饉尤甚

朝廷命吳都巡撫事從便宜後又出內帑白金四萬兩賫送淮上賑濟須特自江右還任道抵宿遷解后南京後府經歷魏銘克新相與論此事設若乃銀糴米不無米價益湧若就將銀分散小民豈得實惠已而各出一策互相推善其時王事有程且都憲遠在淮西不得獻計猶慮言之亦未必用相與悵怏而別行至徐州已聞分散其銀事成畫餅所謂賑濟無良法謂此類也

宋都大梁汴渠發京畿輔郡三十餘縣夫歲一浚祥符中閤門祇候使臣謝德權領治京畿溝洫權借浚汴夫自後三歲一

浚始如京畿官民皆無溝洫河道以為常職久之治溝洫之工漸弛邑官徒帶空名汴渠二十年不浚歲〻堙澱其後京城東水門下至雍丘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堤下瞰民屋如在深谷我

國朝建都北方而轉輸粮稅全仰江南北河猶宋之汴渠也永樂間命臣開河置閘水道通利其後平江伯陳瑄主漕運提督有方軍民便之歲久河道淤塞運始難總督大臣僅提大綱而已巡河御史等官因循歲滿交代而去有司庸吏止於各淺鋪堆積薪草遇行運水淺之時以薪卷土作垻積水行舟取辦目前一遇大水此垻遂圮月積歲累土漸增垻河道愈淺試於各淺鋪旁觀之皆有大坑可以驗其取土之多

矣此土縱有流動亦豈能一一流入于海予每經由嘗哂其事或問予何以處之予應曰必須時濬壅滯大修堤岸以障走水庶幾漕運之夫可免其財力或又謂此河下是沙土去必復壅淤之何益予謂以汴渠較之其泥沙多寡用力難易亦畧可知汴渠每年一浚此河三年或五年一浚可也或又言堤岸歲歲修補隨即崩壞予曰古人有言成大事不計小費今欲以區區之蘆葦板木而禦夫洪波衝激能無圮乎姑記此使有意於斯民者再問之予請畢其說

唐戴至德爲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爲左僕射人有所訴仁軌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直者密爲奏終不顯私恩時號仁軌爲解事僕射嘗更日聽獄有嫗詣省至德已收諜嫗

乃復取曰初以為觧事僕射令乃非是至德咲而還之人服

其長者正統間工部尚書廬陵周公忱巡撫江南至杭州時

三司官屬皆見惟有一老卒捘詞訴其上忱為辦其是非老

卒詞雖屈然懷憤々之氣逕自趨出甫及門而復旋輙於案

上自取所捘之詞而出忱徐言恰又依了我的説畧不為怒

衆服其有容忱凡所巡歷處官吏師生未嘗究責其在否其

見在者亦不使之出一面省諭守令某事當何處置某事當

何處置吏員立文有潛走出亦不問今之為大臣者孜孜以

送迎為事而於忱之所為畧不念及忱立徵收法以加六為

率而更税馬草俱在其内每班運量路近遠與其耗米軍民

以為便所餘積出之米以吾蘇一郡較之奚啻百萬推其贏

餘以修飾創造學校公廨橋梁道路者在在有之自是以至於今亦以加六徵收夏税馬草或自有另徵而倉庚未聞有積出之米軍未聞有加羸於曩特其故何哉蓋法久則弊生主之者不能為之防也但恍以前代主錢穀者多不克保終未免行賄以為身謀士論以是少之然維恍者雖立心廉汚不同而謀畫措置多不及焉特人擬之劉晏殆或然歟

晉陸玩拜侍中司空有人詣之索杯酒瀉置柱梁之間祝曰當今乏材以爾為柱石莫傾人梁棟耶玩笑曰戢卿良箴既而嘆息謂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談者以為知言唐以鄭綮為相綮自言曰歇後鄭五作相特事可知自古以来不若玩綮冒居咼鉉以致覆餗者何可勝數能如玩綮之自

知者幾何人哉故用表而出之以爲居廟堂者之一鑒

沈存中筆談載李士衡爲館職高麗一武人爲副使高麗禮幣贈遺之物士衡皆不関心一切委於副使時舡底疎漏副使以士衡所得者藉舡底以己所得者在上至海中遇大風船欲傾覆舟人大恐請棄所載之物不爾船重難免副使倉皇投物于海不暇揀擇約及投半風息船定點撿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一無所失頃有陳給事中奉使琉球私挾商旅同往貿易奇貨回其船遇風海漂泊山島閒者數日僅以身免餘船所私人之與物覆溺盡又有隣居一監生父喪在家匿而不發比在監至歷事聽選除授四川重慶府通判三載考滿復任又歲餘凡十餘載所得之物不貲造以柏木大

船載還至峽中撞鼻舌灘去其船底物皆無存大凡不順理者豈可得乎錄之以為居官之大戒

何文源蘇之吳江人也初任德州學正有一訓導不循禮法在於明倫堂不肯旁坐令設公座南向與學正並列文源任其並坐者數年始終不言後訓導以憂制去比文源以考滿赴京時訓導起復亦在　京師已而寤向之所為繆妄具白其父其父時任給事中歎賞不已遂薦同給舍後文源官至江西左布政使致仕終于家近有輝庠教諭者有一訓導初來不容堂上到任乃於齋前設香按拜

闕人之度量相去如此

楊公仲舉天性淳厚寡言謹行蚤從伯兄成武昌人化其德有

相爭毆者聞公之来自相解散曰待楊師父過去我再打爾其爲人所畏服如此後受楊文貞公薦居翰林鄰家盖房簷溜滴在公家家人欲以爲言公曰天晴之日多下雨之日少不必言又有鄰人年始壯得一子公有一驢善鳴恐驚其子鬻之每旦徒步入

朝京師人多能道其事正統間省祭還蘇其猶子懷白金數兩入閶門被人攘去公聞之略不動聲氣時在坐者或勸歸咎其妹或勸究問地方之人公但徐言曰他將此物何幹與客叙寒温衆不敢復言公竟不之問景泰間以禮部尚書終于家公之德何忝於古人而言古今人不相及者誠非確論也

古今居官守廉者雖不可枚舉然究其自然廉介如楊震却金羊續懸魚之類則豈可多得予自歷官仕途往来南北二十年間耳目所見聞者不過數人初在湖廣時識杭州張通判其大理人也其廉無與爲比觀其衣服飲食僅免飢寒而已他無所好焉及来河南見叅議黄廷儀閩人也其廉出於天性蓋非一特之矯揉者嘗聞一馬夫餽以家園十大柿廷儀連取以擲其面窘辱不已自此人不敢更以私謁此猶謂其在任之日或是勉强逮其致仕而歸有一尹寄以白金二十兩爲贐亦固却不受此乃盛世之罕見者若都憲軒輗司寇耿公九疇之廉天下之人無不知之至於張黄二公之廉天下或有未盡知者故特表而出之以待後之韻陽秋者采焉

予友顧文之進士爲人廉介養病於家者數年未嘗受人饋遺雖求文者酬以禮幣亦不納焉有歐御史巡按蘇松時崑山縣有羨餘銀歐分贈京官在鄉者四人各四百兩文之獨不受其廉如此甚爲鄉人所推重崑山葉都憲與中與文之交最厚其廉介亦然巡撫兩廣過郡城蘇衛何指揮欲贈以金相玳瑁帶携至閶門語其所親者皆曰此必不受請勿與言遂不果送而還見其持一弊肩亟令人送一肩至與中不肯受所親者因言送帶之意若不受此是重絶之也勉強受之行之至白蓮善慧菴轉與一僧卒不受而去文之制行之高惜乎不及施之有爲而殁士論惜之與中今爲禮部侍郎其文章政事卓冠一時將必有著述其大節者予特書其一二

是亦闡幽之意歟
李文子所居雖一日必葺其與近世仕宦者不同頃見官員將
滿者往々壞居舍毀墻壁市賣其木植磚瓦或以供薪爨間
存一二止餘梁棟而已窓户門撻悉皆拆去不念斯民之財
力易竭有司之措辦難成亦獨何心哉頃在湖庠時回家日
有竹一林甚蒼翠其問後諸湖人此竹無恙否荅曰豈止此
竹不存到今雖舊時所居之屋不旋踵皆拆毀無孑遺矣因
悔當時不留一交單在郡以致如此此後任荊州亦栽數竹頗
有生意別時却寫房屋門户窓闥并在内什物單二紙一送
荊郡一留在學以此竹不可寫在上因詩一絶刻於竹節之
間往歲在　京聞荊人言舊居爲張巖知府改造過而能留

什物具在此竹以有詩不忍伐尚存故記之於此使吾人後

倘有仕進而交代之際當以此為法

前輩嘗言文章亦有遇不遇焉其遇也如張継楓橋夜泊之作

潘邠老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雖三尺童子皆能諷誦其不

遇也雖粲若珠璣鏗如金玉舉世莫能知焉豈特文章哉言

語亦然其遇知言然若趙武聞絳縣老人之一辭則舉以為

復陶叔向聞鬷蔑一言之善則遂如故知其不遇雖長言喋

喋不能其心終日啓其聽言語文章有遇不遇如此矧富貴

利達而可以强求乎

五代扈載文名一時王朴薦其才於宰相李穀久而朴問曰扈

載不為舍人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

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耶已而拜召知制誥及為學士居歲中病卒議者以穀為知人朴能薦士永樂中王紱字孟端無錫人也從戍雲中知者薦之召居内閣久未得官諸閣老咸以為言

文廟雖俞允而未有成命其後閣老又言遂拜為中書舍人未幾而卒

文廟顧謂諸閣老曰我看其人無福故不欲官耳以卿輩屢言故授此職乃是卿輩害了他他時謂

文廟明於知人諸閣老善於薦人古人云君相不言命豈其然乎

宋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唐書書

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近時臨川聶大年詩詞俊麗
書翰尤美亦一時之僅有者也爲教官幾三十年景泰間以
仁和教諭應
召與修宋元綱目甫至
京師尋以病卒不得登一館閣士論惜之古今文人命數之
薄相類如此者蓋不止於斯也
昔人以虞世基虞世南兄弟比晉二陸前輩謂其爲過我
朝沈度沈粲皆以善書際遇
文廟謂其爲我
朝羲獻公論必久而後定故記之以伺後之君子折衷焉
予幼時聞鄉先輩王夢熊言古人之文後人鮮能及古人之詩

後人或有過之者杜子美題武侯廟詩云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栢森森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近代有人作一詩忘其姓名其詩曰劍江春水緑沄沄五丈原頭日又曛舊業未能歸後主大星先已落前軍南陽祠宇空秋草西蜀關山隔暮雲正統不慚傳萬古莫將成敗論三分始終皆武侯事實殆或過於子美之作故用録出以俟知者辯之

開封趙宋建都之處予每追訪古迹故老僅能道其一二之形似而已暨及署郡庠事見諸碑刻多宋時太學中石經皆磨滅破碎罕有完者間有徽廟時詩文然亦首尾弗全周視齋

廡見石礎俱斷碑隱然文字在上學子因言不特此也為在位之人取為他用者甚衆後於延慶觀東偏道士房一石刻乃蘇子美所作詩詩曰嘉果浮沉酒半醺牀頭書史亂紛紛北窗軒凉吹開踈竹閒看青天行白雲因録於此以見當時士大夫其所著述何可勝數如此詩者不過一時之口占尚為刻之於石則其他大述作而為世珍重者不為後人柱下之石能幾何哉

少時觀黃翰壯遊録愛其題甘露寺多景樓詩一聯有云江長不見水窮處山遠只疑天盡頭後嘗登樓遍覩古今諸名公所作皆不能及一日偶閱古今詩學錦囊有此一聯始知翰之蹈襲耳近於方輿勝覽中見沈存中詩其一聯曰地從日

月生時見天到江山盡處回亦警句也因併録之

予友吳興丘吉大祐以詩名著于時予每愛其才雋而敏捷吾鄉陳士英有白紙聚扇中夾紙剪梅花一枝照之儼然可見嘗求士林逢掖數人題其上皆極搆思者終不能詠得其意一日予與大祐偶過士英入門坐定士英以此扇求題童子擎楊梅盤出啖客各啖數顆大祐遽呼筆硯題曰露下銀河月上遲梨花雲裡夢醒時水晶簾在瓊樓上惆悵何由會玉肌時稱為絶倡古人七步成章觀此蓋非虗語也

宋楊文公億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壷奕棋笑語喧譁而不妨搆思揮翰如飛文不加點頃刻之際成數千言門人傳録疲於應命當時以為人豪吾鄉張學士益才亦敏捷

求文者日相接踵然性亦好圍棋每與人對奕終日不勌遇求文逼迫則命書童預界卷軸舉筆一揮詞翰俱美莫不稱羨亦一代之文豪也惜乎年甫及艾而終于土木之難

天下名勝惟巴陵之岳陽樓武昌之黃鶴樓南昌之滕王閣為最曩予赴任荊州道經巴陵以日晚不及一登岳陽為恨黃鶴樓廢已久則常追尋其故址誦崔顥之詩擬賦一律以屬意頃赴聘江西考試官暇日問所謂滕王閣則已為吾鄉韓都憲用熙改創江西第一樓矣登臨之際宛然王勃記中之風景歷歷尚在因作一律云平生想像滕王閣未識江西第一樓歌舞當時人去遠登臨今日我來遊西山爽氣分吟榻南浦涼風在釣舟塵世奔波空自老夕陽依舊水東流既而

覽古今名賢之作適於四壁其間僧晦機一絶尤爲絶唱詩云檻外長江去不回檻前楊栁後人栽當時惟有西山在曾見滕王歌舞來其有餘不足之意溢于言外讀者宜味

曹參相齊聞蓋公善談黄老延處正堂而已居次室訪以治道齊國大治洪武末蘇州知府姚善聞郡有處士王仲實尤賢招致不可得嘗詣實家實見其騎從在門因語之曰吾有老母在不宜虐張聲勢以驚恐之也後善造實必預下馬徒步候其門劇談今古商確政事而退庶幾參之儔歟善以文章政事擅名一時卒著忠義之節殆亦得賢之助也予歷践仕途見在位之人折節下士者少矜己傲物者多此其所以善政罕聞也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又曰滿招損謙受益凡

有位者可不念哉

吳有三高祠祀范蠡張翰陸龜蒙之所蓋三人皆恬退高尚其風故曰三高

國初有王半軒止仲韓蒙菴公望王光菴仲俱有幽貞之德時蘇州姚知府聞其名使吏候之半軒少讀易吏問王止仲先生安在答曰此間無有蒙菴以目青不踰中間於布簾內答言不在皆不屑見光菴雖見而不屈已以往見知府乃親往謁焉時亦謂之三高或又謂諸三人之行為真三高其視昔之三高殆為過之姑記于此以俟識者辯焉

古人謂作史不當䘏天刑人禍觀司馬而下鮮有能逃之者其故何哉豈其筆削予奪之未當歟抑亦偶然而致之歟近代

陳子桱作通鑑續編觀其答姜羽儀書言宋祖之篡位與郭

威無異反覆辯難因其事以誅其心深合春秋之旨羽儀時

亦有意於斯及得子桱之書遂焚其稿其立法之公槩亦可

見矣然頃嘗聞舅氏王先生言舊編書匡胤奉周主為鄭王

子桱方易奉字為廢字隱几以卧雷忽震其几厥後竟遺我

高祖之戮後弟姪相繼淪沒世緒以絕其遺戮絕嗣也或罹於

氣數其秉筆之際而上天彰怒以震其几豈亦偶然哉是皆

不可曉者也景泰間學士劉儼輩疑其書法未當請釐正之

會

朝廷有變而止記此以待後之朱子折衷焉

宋京湖制置大使趙方有言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

差是刑罰中教化時以為名言于耒陽武見各邑催徵無法稅粮軍需悉委大户官員責成而已催科焉得不擾撫字之心安在為法司者比比然以姑息為恩鞭笞為威刑罰豈能無差教化之心何有嗟夫趙方所言誰肯念哉言不見信聊書于此以發一笑

唐盧坦嘗言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時善其言于觀古今貪冒者其幸而不顛覆子孫鮮有能保守之以予耳目之所聞見不可枚舉即其貪酷者無異雲間黄翰嘗聞其嚴廣東按察使而歸貲產甚厚身死而骨肉未寒諸子摽竊費用殆盡而無遺當其在任之日以聲勢法術恐嚇籠絡于人所得不

貲將以爲子孫無窮之業孰知身歿之後而不得以爲己有
手其貧固足以爲世之戒矣且其酷虐尤甚不惟徇法以殺
人者多其於骨肉妻子之間亦肆其殘忍是以身且不得死
殯葬而墳土未乾又被諸子發棺詳撿原其告訐死有餘辜
爲世唾罵嗚呼天之不祐惡人蓋亦可見矣可不懼哉故特
著之以戒貪濫小人聰明才智之過人者適足以爲其身之
累也歟

昔人論時苗留犢爲矯激之廉元世祖嘗觀其圖言曰不知其
在任生子亦肯留下否則其廉未爲中道不足以爲訓也明
矣今中年知縣王暾亦守廉之吏但前以約問詞訟至陽武
留宿郵亭不飲忍飢渴而返比再至縣界內撿屍值歲暮天

寒不挈衾具寢不解衣時稱其清潔或又言其前後之來騎
導三十對人執刀劍又仗聲勢張甚譏其失內重外輕之道
且未免以勞民予觀之循吏其所以著名當時垂裕來世者
未聞忍受飢寒而致之也卓茂行己在於清濁之間古人不
以此少之士君子立心固不可以是而自恕然俸祿乃職分
所當有何至於忍受飢寒哉爲民父母者使其政平訟舉惠
利足以及於百姓雖簞食壺漿之餽猶子女之奉父母受之
或可也若其無益乎民徒忍飢寒以沽名弔譽其可哉乎又
有言與音爲學官不受生徒束修此亦令之所難者因憶吾
蘇郡庠往年李謨訓導亦然斯時庠生李勳求改課業送禮
幣不受自此學徒不肯行禮亦不敢以課求改風俗所尚如

此不能因時制宜是反為絶物嗚呼世之鄙夫小人較束修之厚薄以為親疎甚有專務於利而於詩書道德之訓置於度外其視王李之行相去豈直倍蓰哉彼固不足道也王李之風雖可勵薄俗而未為中道必揆諸孔子所言自行束修之說不拒其自来不責其不至斯為可也苟使學者禮意不通則無以為受教之地在己恕然不能師資於人則亦何以逭乎尸素之誚乎取人者當求其實不可狥其名也併志於此俟中庸君子取正焉

宋丞相陳秀公治第於潤州極為閎壯宅成公已甚疾惟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住不得修不得賣不得吾鄉李繼孟承為吉安知府以内艱回買第閶門西起造樓房甚

高敞華麗宅甫完而歿吳人亦謂之三不得言其住不得賣

不得諸子分不得也古今事有偶合如此

景泰間予進志書赴　京從張家灣顧驢入城中途與五六騎同行其間二三人言及江淵學士治私第工匠造作之盛每日飲食餼稍之用約費銀十兩餘予目其人皆里閭之夫雖極稱羨而亦有微諷之意予因默念宋文靖李公治第封丘門外廳事前僅容旋馬時服其儉德今江公尚侈而道路稱說豈好消息乎意其必敗果不久遭貶逐其居遂為他人所有於乎李文饒以將相勳伐冠於當世識者尚以其致意於平泉草木為之譏貶矧功業無聞而欲務於第宅之奢侈可乎

予觀古之人臣謹始而不克令終以貽來世之譏者未嘗不為其嘆息我
朝何文淵石亨亦然文淵為温州知府有美政臨去任不受餽贐温人為立𨚫金亭以旌其廉亨為裨將於大同以驍勇著聲所得賞賜輙分于士卒皆為之用胡人呼為石爺〻而不敢犯塞一特名振朔方文淵入為冢宰賄賂公行不厭衆心竟臺諫所劾罷任歸鄉亨入為大總兵封侯拜上公之爵招權納賄勢傾中外卒陷刑獄使文淵終於知府庶幾古之循吏亨死邊陲無媿於古之名將文淵病終於家復遭掘棺之撿亨死囹圄竟連孥戮之誅嗚呼天之禍淫豈僭也夫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併志之以戒夫保名節者、

何曾日食萬錢猶嫌無下筯處其侈如此唐韋陟亦務侈靡每食視庖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我

朝文臣中富貴無踰於工部尚書吳中其衣服器用騎從之盛時莫與抗每筵宴犒賞優人之費亦不計其筭其他過侈者難以悉數當時朝野間皆能道之古今之人奢儉異尚而禍福乃有殊有應者其不幸而得乃無望之禍僥倖而免者無望之福也君子豈可以無望之福而幸其所僥倖者乎要當務其所當務可也

古人謂大夫蓋棺事始定使其一日未死所行不善亦不得為善人蘇老泉識王介甫之姦著為辯姦論使介甫當此之時其身早死或流落終身不至相位世徒見其廉介未見其姦

老泉之論未必為世珍重也若是陳汝言為戶部郎中時奉命勘視江南田畝災傷按部所至秋毫莫犯拳拳愛民之心溢於言外時未識其人者咸以為今之所罕見異時必致重望使其竟終於此必竊一時之譽為兵部尚書進倖於君招權納賄世莫與比卒遭籍没身斃縲絏當其在江南也友人顧文之獨與予言其貪冒險邪此行是其矯激蓋欲以小廉而售大姦也後果如其言嗚呼知人固不易哲人能察之於微亦豈難知也哉

宋陳文忠公堯叟為樞密時一日日欲没有中人宣召既入右掖已昏黑遂引入禁中屈曲行甚久時見簾幃燈燭莫知何處已而到一小殿已有數人先至皆立庭中殿上垂簾蠟燭

十餘炬相繼而至昔丁謂杜鎬等七人良久乘輿自宮中出宴具甚盛卷簾令不拜外殿就坐御座設於東設文忠之座於西如常人賓主之位堯叟等惶恐不敢就坐上宣諭不已堯叟懇陳自古未有君臣齊列之禮至於再三上作色曰本為天下太平朝廷無事思與卿等共樂之若如此何如就外朝開宴今日只是宮中供辦未嘗命有司亦不召中書輔臣以卿等機密及文館職任侍臣無嫌且欲促坐笑談不須多辭堯叟乃趨下稱謝上急止之曰此等禮數且皆罷之堯叟悚慄危坐上語笑極歡酒五六行膳具中各出兩絳囊置群臣之中皆大珠也上曰時和歲豐中外康富恨不得與卿等日夕相會太平難遇此物助卿等宴集之費群臣欲起謝上

曰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賜悉良金重寳酒罷已四鼓特人謂之天子請客宣德間一日忽召文臣楊士奇楊榮楊溥及尚書胡濙等七人特天已晚士奇等皆出惟榮猶在入見

宣廟於文華殿前人賜一食羅内皆金銀器四上謂榮曰此物朕用意非一日卿等宜領朕意且傳語群臣明日免謝予得之友人張節之節之嘗處胡尚書館故聞其事古今君臣相遇如此嗚呼盛哉

東漢不置丞相事歸臺閣我

朝亦然永樂間胡文穆公廣楊文貞公士奇楊文敏公榮楊文定公溥及解學士縉等七人處内閣備顧問時

文皇親攬乾綱眷遇雖隆未專機務
仁廟臨御日雖淺而文貞文敏文定三人恩寵漸盛
宣宗雖厚老臣然參用內臣三老未得專行所志遠
英宗以幼冲即位委任諸老始得遂其匡輔之志當時稱三尤
為三楊學士溥海內外人人皆能道其姓名三楊相繼捐館
高穀曹鼐苗衷馬瑜四人在內時號為高苗曹馬未幾老病
死亡相繼獨高穀無恙乃與陳循江淵商輅同掌機密時稱
循穀淵輅高尋以老病去三人皆遭貶逐時以
英廟復辟故也於是扶用徐有貞五人入閣有貞獨任機務極
蒙眷厚旬月之間拜為武功伯前此未嘗有也有貞文學該
博志存經濟然度量不弘能優容竟為左右所擠安置遠方

時論其爲翰林學士則有餘居首相則不足以其不能容天下之賢也厥後李賢等四人在内賢獨任事他皆仰成而已然自三楊輔導正統之治號爲致理繼此則漸不逮焉時有議之者曰一蟹不如一　記之以資秉筆者之論斷

宣德間朝廷遣人江南取促織往往獲其大者以進其後停止不用竟亦不見如前時之大者豈

朝廷所好而天遂生之耶嗚呼豈止物類如此漢武帝好方士文成五利之徒出而應之好征伐衛青霍去病之流應之好策士則董仲舒公孫弘相繼而出使其能好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豈天不生唐虞三代之佐以應之乎然則人君尚亦謹其所好也夫

永樂間朝廷命户部尚書夏公原吉往蘇松治水利其在蘇郡時有一詩僧進謁公延坐與語時公衫服大紅羅袍吏兵捧茶誤覆以濕其衣公談話自若畧不介意僧出隷兵恐見責預候於門求僧解救僧令其進見俟其責入為救之公卒無一言僧嘆息而去

國朝大臣度量寬宏者推原吉為首或問北韓魏公何如曰寛厚殆或似之若其立廟大節則吾所未聞不敢強辯

國朝文臣在位日久者無如禮部尚書毗陵胡公濙公匡輔五朝垂五六十年為禮部者幾四十載卒以三公致政令終于家時人比之文潞公其寛厚有容似焉而其清儉之德殆有優劣知者必能别之

宋董五經前知程子之來明日先生果至先儒謂其心靜故能前知予昔在荊州聞　遼府長史郭汝立嘗言提督學校御史孫公鼎致仕家居一日忽沐浴更衣拜其父母而告曰鼎不孝不能終養某日某時鼎當死父母謂其癡不之信及期又沐浴具衣冠拜別父母跪陳前詞莊坐而逝公巡學時頗見其端坐竟日身不欹側手足亦不妄動教學者必以致知力行為本性至孝言行不苟蓋由勉強而至於自然已造於誠之之地惟其誠故能前知其死也劉元城先生學本於誠亦能前知豈斯人之徒歟

閒中今古卷下

陳頎永之著

宋時舊制三班奉職月奉錢七百驛券肉半斤祥符中有人為詩題所在驛舍曰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職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朝廷聞之曰如此何以責廉隅遂增其俸又有一名人初任縣尉有舉人投書索米戲為一詩荅之曰五貫九百五十俸省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尚未猒糟糠童僕豈免遭飢凍贖典贖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夢為報江南痴秀才更來謁索覓甚瓮熙寧中例增選人俸錢不復有五貫九百俸者

國朝文武官月支俸米不過一二石餘折以銀鈔宣德以来

鈔不甚通行其價漸減俸多者尚可小官病之近來聞江南一省中其鈔有定數而官員歲增不常俸鈔不勻支給往往俟其闕支過期則不復與焉嘗疑前代每增官吏俸祿而我朝未有增之之令及讀二詩始悟其增也有因故用錄之縱使在下位者不敢有所譏諷而為大臣者不能為之申請而欲責其下之守廉不亦難乎

前代度僧命官試誦經典以為去取

國初亦然近來一開剃不下數萬人往往影射姓名輒與度牒考試竟為虛文矣嘗聞先外祖王侍講在永樂間試童行畢有一老僧腰白金一袋以為謝却之僧固請留先外祖呵出於外而閉其門僧號呼曰願少留以見意卒不聽其見而

去當時傳為美事往年度僧十萬大宗伯所受賂遺不可勝
數其時河南劉千斤反　京師洶洶為之語曰反賊劉千斤
賍脛姚萬兩嗚呼於此亦可以覘世變矣
司馬温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曰苟倘衣
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許魯齋先生教學者必先
治生理亦此意也予嘗念之顏子雖貧窶尚有田五十畝蓋
當其時井田之法未廢故也後世則不然士無恒產使祿不
足以供衣食鮮有以廉耻為重者近時大臣惟以治窮贓吏
為能於其衣食用度則略不念及焉嗚呼表邵公尹河南未
嘗以贓罪鞫人豈寬縱玩法者乎蓋亦審於是矣世之大臣
盍亦念之哉

杜正獻公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之以法也陳文惠公堯佐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於過失則多保佑之未嘗按黜一下吏農曩者周尚書忱巡撫江南府縣官緣事曲為救護或問其故公曰此人能辦事後來者未必能勝當時士論不以為然爭相非之頃見都御史巡撫者與公所處不同官員有犯一切繩之以法下民之心雖快於一時迎新送故徒費財物而無補於事情由是知人才貴乎駕馭而後得其用公之存心庶幾正獻文惠之遺意未必盡以為私也

冗官之弊自昔有之前代亦嘗有併省之令我
朝有添設而無省員官員既衆公私俱耗然文職之冗尚猶
可言武職則自
國初至今功臣世襲有增無減何者歷代軍士戰伐得功歲
有陞遷邇年以来大臣子弟攘竊軍功濫受武職天下衛所
官屬既備無處可置往往與在京衛所官銜謂之帶俸不营
事其員之冗不可勝言嘗謂户部之錢粮自　國初以来其
數之增者無幾而官員廩禄日加兼以工匠軍士浮冗為費
不貲以有限之財而給無用窮之用倉庾焉得陳陳而相因
乎是以凡遇水旱百姓飢饉雖蒙恩宥其税粮而官府不免
於催徵蓋非故為壅塞而取怨於下也亦以國用不足不得

不然每與所知私論及此意料當今之弊宜先革冗員嚴工役以節財用之流而後選廉幹之臣如漢之趙過者分理天下田土開闢其荒蕪搜索其隱匿以清其財用之源庶幾公私不匱矣惜乎當路者慮未及此而越職肩言法所不許相與扼腕而已

革除間蘇守姚善以俸米一石饋鄉先生俞立菴後姚守見而言之先生不之知也守呼送米者問焉荅云送於某處學館中守因問先生此為何人先生云此必錢繼忠也守問其人何如先生言其人有學識者守遂遣人召之不至守使問之曰何前日之受饋而今不肯來耶荅曰大夫有賜於士禮所當受召之而往見非禮也守又使人問欲見當於何處繼忠

言當於府庠相見守如期見於府庠明倫堂接以賓禮繼忠袖出一冊曰心欲所言者在於是矣守異之薦於朝甫見用而卒近有巡撫按河南者語於所私曰昔諸葛武侯隱於南陽予今往來其間不聞有其人頗聞而嘆曰天下奇才豈常有者以繼忠之才方之孔明殆非伯仲守之孜孜好賢聞於當時尚不屑於一見况肯輕於求售手使世無孔明則已有則非若先主之屈身三顧必不輕出茅廬也巡撫者廼欲得奇才於輿隸之人其可致乎

唐乾元元年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與開元通寶或謂開通寶其錢高祖武德間鑄最得輕重大小之中叅用以一當十及為相復鑄重輪乾元與開元並行以一當五十代宗即

位乾元重輪錢以一當三重寶錢以一當二凡三日而小大
錢皆以一當一自𤦺更鑄犯法者日数百州縣不能禁止至
是人甚便之其後民間乾元重輪二錢鑄以為器不復行矣
國朝自宣德以來通行歷代銅錢而開元為上等錢景泰中忽
不用乾元文之及開元亦不用童謠謂因為乾元帶累開元
數百年間事之偶合如此豈亦數之自然耶記之且以為作
法為弊者之一警云
余家蔵前人所臨鍾王諸名人法帖一冊多是吊喪問疾書簡
嘗問諸前輩長老多不知其所以近閱筆談云唐貞觀中㪚
前世墨跡甚嚴非吊喪問疾書跡皆入內府士大夫家所存
皆當日朝廷所不取者乃如此帖是近代所臨然此真跡今

時亦不可得矣

舊傳王羲之書惟樂毅論乃羲之親書于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以石本隨入昭陵爲温韜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宋朝入高紳學士家沈存中言紳之子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爲數片以鐵束之安世死爲富家得之後亦不復見其所傳者皆摹本也筆畫無復昔之清勁矣予家舊存一本乃後人所摹無疑然世亦罕見惜缺其數行屢訪求之爲壽於木庶永其存然不可得每展翫輙爲扼腕

國初趙元善長歸丹林善畫師董源頗臻其妙

高廟召天下能畫者至　京師將圖畫歷代功臣及

本朝將帥從

上征代次第于十廟乃預
命各寫一幅以觀精否原極搆思繪成以獻
上以其筆法麄率殺之時甚惜焉今其畫流傳人間者爭以重
價購之以為珍玩其畫一也為世憎愛不同如此
中書舍人王孟端紱無錫人善寫竹筆意瀟洒動有書法論者
謂其當代獨步太常卿王峯夏㫤仲昭亦能寫雖極其形似
而識者不甚予之孟端與先祖友善每至蘇必主吾家暇日
極意揮洒不厭其多非其人則不屑予也南濠有沈姓者以
宋箋一幅介朱永年求寫孟端揭其紙於壁卧其旁視之將
經營意匠而為之沈適遣餽禮至孟端是大怒擲其物於地
以足蹂之顧謂永年曰將謂其為清士乃俗子也返其紙不

與寫又聞其在　京時隣家寓一武臣孟端聞其吹簫之善寫贈一竹後武臣餽紅氊一條求再寫一枝以為配孟端令其取前所贈者視之而後寫武臣不觧其意果持来孟端裂碎之還其氊不荅而去仲昭寫竹遍四方不問其類之善否無不與所受饋遺不可勝紀二人寫竹著名一代雖同而其制行各異書之以為游藝者之鑒

王維嘗畫袁安卧雪圖雪中寫芭蕉極其清致為世所稱宋時尚存嘗出諸内府以餞相國丞公丁謂之守江南留於賞心亭後不知流落何處而減元趙文敏公亦嘗寫其圖以贈静春袁先生公三為題跋當時及

國初名人多所題詠以為寳先祖嘗購諸袁氏先祖殁為吴

邑表宰所得後歸於劉院判家往時聞諸草窓先生言遭回
禄之變喪去弗存其題詠詩文皆一時傑作先考無恙時嘗
醉誦命傾書之藏于家每欲求善繪者圖之而録諸作于上
久而未能得其人興念及此為之怏然

英廟留虜庭日李實奉使回有出使録一冊辭語粗陋時已疑
其言之謬妄

英廟復即寳位以實出使無狀失君臣之禮即命黜之此録遂
隱不敢復出于家蔵使韃日録一本乃宋理宗時鄒伸之之
所編紹定間蒙古遣王檝來議伐金詔史嵩之遣使報謝故
伸之等六臣同往有是録也其間載彼之風俗人民山川夷
險行人艱難夷情安危生死歷歷可見且言使回留汴京四

日備覽舊都宮闕制度之詳且荐經戎馬蹂踐之餘不勝離
黍之悲惋其言次第有徵蓋非實之比也予每展玩輒欲傳
廣其傳將使為人君者見之當念夫使臣之勞苦為士大夫
而享爵祿於太平無事之世者見之亦當有以警其心也
宋時太學屢屢進讜言有裨闕失如陳東之徒已載史册者不
道高宗南渡駐蹕錢塘愛放鵓鴿時太學生題詩四句貼於
朝內門曰鵓鴿飛鈴繞帝都暮收朝放費工夫爭如養取南
飛雁沙漠能傳二帝書高宗見之後不復放馬宣德間內臣
在江南取鵓鴿其上等者曰金眼白每對價銀五兩比納中
及送上
京道路之費奚止加倍若量其直平時一對不過直十數文

銅錢耳摇楚之下物價騰湧過於百倍矣惜時無諷者如太學生也故録此詩以廣處言路者之一鑒

王荊公性偏而執拗楊文貞公性亦偏第不執拗耳正統間御史成規章珪華糾劾大臣

朝廷罷之黜其官帰於鄉特規薦鄉人周綱應求賢之詔在京規還綱以宋人送唐介詩句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高千古重如山分韻求士大夫作詩送之文貞疑其譏諷欲鞫治其黨楊公仲舉而聞之特見言曰此乃吾鄉人之常且恭亦與其間豈有他志文貞意觧綱後得縣佐竟除遠方當時謂此事若無仲舉在列則朋黨興矣又以使文貞若如荊公之執拗又何惜一正人而不為之乎

予幼時見滇南一士姓陳名謙來訪先考其人能詩善棋論及圍棋之妙因曰此雖小藝然在人蓋亦賦予有定何以知之有人終身好之而不能造其妙或不甚好而往往莫能敵予嘗因其言以驗於人信其言有理近閱歐陽公歸田録載胡公旦常語人曰以碁為易解則如旦聰明尚或不能以為難解則愚下小人往往造於精絶以此見陳公之言蓋有所據也

倪雲林元鎮極好清致嘗聞其家有清閟閣歲以白鹿紙糊其四壁每易其舊者燒灰實香罨中取其極細故也出入未嘗不聞妙香雖在一葉舟中亦然又聞其園林中有苔蘚蒼翠可愛每遇風墜葉輙令童子以針綴杖頭挑出之不使點壊

其清雅如此故其平生所作詩畫皆雅淡如其為人其視流輩一心混於物欲迷不知省尚何暇然檢其身之外者乎

句曲外史張伯雨慕倪雲林之高尚道經無錫往見之舟泊河下人預報焉雲林即命二童子候於舟所比及中途又遣二童至及門又遣二童出候入門良久雲林甫出禮意甚謹伯雨察其故知其沐浴更衣是以出接之晚伯雨初有難色至是解焉及去雲林使人送之道路之費無不周備前輩敬賢禮士如此其至令之學者矜己而傲物未嘗聞有此風也

中竺長老湧西源退老蘇城西之蘭舍甫里趙宗文先生寓宿菴中吳中詩人數輩陪榻夜話西源出玉杯行酒東源杜用嘉失手誤碎其杯杜心不自安西源笑曰萬物有無常何必

介懷略無難色此與韓魏公吏碎玉盞事頗相類記之以見

西源乃方外淡然無欲不以外物經心者未敢以其壹事偶

合於古人遂擬之以為倫也

宋時京師賣卜者唯利舉場時占得失獲厚利嘗聞曹狀元榮

出行見舉子當三場畢占課者哄曰此秀才必不濟須在江

西試場中觀諸卷子文辭者少駁雜者多且名數限而取額

有限難以去取因思舉子在外如何不去占卜同事者聞予

言相顧一笑

古今文人應對之妙者不一晉史載雲間陸士龍日下荀鳴鶴

彌天釋道安四海習鑿齒皆為佳對元有松大謁趙文敏公

公在內未出門是何人荅曰我是雲間人公隨應曰君非日

裡見許　　叩虞文靖公不遇題曰日日出遊知虞公之不可諫公還視之即對曰朝朝未聒何許子之不憚煩皆非常談也併録以發閒中一噱

宋宣獻公綬夏英公竦同試童行有一行者誦法華經不遇問其習幾年曰十年矣二公咲且閔之因各取一部誦之宋公十日夏公七日不遺一字當時稱二公之善記予友海虞葉誅嘉言性亦善記幼時遊一佛寺回其父孟德問其曾看寺中碑記否對曰曾看遂朗誦之父又命其記曆曆嘉言讀數過背誦不落一字聞者難之又嘗聞前輩言解學士縉紳在家特戲倫鄰居屠宰一簿乃是日逐賣肉帳其屠將謂失此何以取索於人甚以為憂解公過其家佯問其故屠以實告

公言我曾見來能記之取紙筆一一與寫〻畢出其原簿對之畧無少差切謂曆日帳簿皆難記者二人記之非出於有心乃在於一時之偶戲則其他記誦過人遠矣故用併録以見古今聰敏者之異於衆也如此

李方叔與其僚輩看舉人文章見其鄙野謬甚可咲不覺撫掌絶倒適范忠宣公至問其故且以實告公取其文讀之竟不言其短時稱公爲厚德景泰初予至　京師聞陳緝熈編修言吏部送考過訓導文章於翰林院評定高下往〻有鄙甚者遂爲咲談時陳學士循主院事嘗坐堂上聞有喧咲聲語其同寅曰此必是看訓導文章使人視之果然嗚呼古之鄙夫冒竊儒名爲世所笑者何可勝数豈特文章而已哉殆有

甚於此者焉若謂世無忠宣公不能優容則不可蓋有之矣但世不能知耳

漢元和元年詔黄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天順二年徵處士吳與弼至　京辭所授官不允與弼上疏請以布衣備顧問觀中秘書不從竟還鄉里予嘗以此幸香而惜與弼之不幸然而世之人若與弼之所欲不幸而不得者有矣其幸得如香而又不若與弼之所欲者未必無也是豈不皆可惜哉

蘇東坡記李公擇山房藏書九千餘卷且言其嘗聞老儒先生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近世市人轉相摹刻多而易致以嘆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東坡又嘗語人曰近借得漢書若抄成

便是貧兒暴富也其好之之切如此近時士務舉業此外皆為無用之物至如史漢等書罕有曾經過目者也間有能讀之亦皆涉獵而已觀東坡文章引用經史所謂左右逢源豈若今之剽竊一二以為博鑒者哉

歐陽公嘗主考試自出科場被人喧議累日不敢出門予友張節之曩在江西主考亦被下第者謗毀滿街行入鉄柱觀不敢出乙酉歲予為同考江西既撤棘有一下第者乃陳文學士之姪每於日藩臬貶議考官徇私而輕於進退兩司莫敢詰何予時與俞憲副言此人若不與明白是失觀瞻且何以息群輩俞公於是取其所作觀之已被詩經本房一一標出其謬從召其人共觀々々及三四篇即時語塞不敢喘其息群謗

自此亦息蓋科名乃出身之階士之不得第者怨尤於上固其宜也近來歲貢補廩往往亦然能自反己而不責怨於上者幾何人哉因求宋人有一詩云得了欣欣失了悲桃紅李白各當時榮枯盡在東君手試問東君知不知故用錄之以為安命反己者之鑒云

東坡守錢塘毛滂澤民為法曹掾公以眾人遇之秩滿辭去是夕宴客有歌贈別小詞卒章云今夜山城暮斷魂付分潮回去　公問誰所作或以毛法曹對公語坐客曰郡寮有詞人而不及知軾之罪也翌日折簡追回留連數月每預文酒之會澤民因此得名蓋常之韻語陽秋云東坡喜獎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聞於世而後已故受其獎

拂者亦踊躍自勉樂於進修而終於令器近時公卿大夫則不然以文章詞賦為餘事間有一二好者又多徇名遺實其在高位者則卑禮厚幣求之以觀美且為先容之地有洿之在下者則踊召而命之稍合其意則稱美於一時意有不愜則倖倖然形於色辭欲望如裴晉公之厚償皇甫湜幾何而不被其箠辱也哉若有片善而望於薦拔為尤難也蓋黜陟之柄專於吏部亦不肯以己彼之公而分彼己之權往往從而沮尼之是以賄成者載而塗守正者退處也往時大司徒年公富建言進賢退不肖進退方面二三大臣衆論以為至公者也王天官特參奏其專權選法欲加重辟賴

英皇素重年公故不加罪然亦不從其言後吏部進退卒如年

公以司徒公之忠直所進退者又皆在顯位善惡非難知吏部尚不容而欲加之以罪則其他散官卑戢欲望如古者薦賢為國者惓惓言之必欲成就而後已其可得乎

張南軒論祀岳當築一大壇於山下望山而祭今立廟宇已為不經塑為人像又配之以夫婦其褻瀆甚矣陳北溪謂泰山封帝儼然人形且立後殿不知又是何山配之為類近代無錫謝子蘭與常學教諭盛昭書論土地夫人其亦南軒北溪之遺意也今之學者鮮有知淫祀之非間有知者亦不能痛革其弊頃常過曹州州之同知張浩滄州人也深惡異端之說於境內菴院折毀殆盡他處僧尼俱發遣出諸境外土人私自落髮者悉令還俗及毀淫祠不留一所州有城隍廟載

於祀典不可廢也以舊有夫人像浩謂於衆曰是詭頭詭臉者何有於夫人哉命掘一大坑埋之又嘗立三大碑於州前一載　國朝

太祖祭四瀆五岳止用山川之名革去封號以明

聖斷高出於前代一載傳奕以來闢異端之說一自為文以示禁戒斯亦今之鮮有者也故為著之

宋孔道輔為寧州軍事推官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為神州將帥官屬往拜奠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之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嘆服成化間黃河邊有龍生一卵在葦箔中大如升許漁人得焉一商人以數疋布易之送於官置諸延慶觀居民異之觀者如堵時盧龍周斌國用知開

封府以其惑亂人心擊碎之中有包含碧水餘無所有數日後俄有大風揚沙結成黑塊自觀中起勢甚猛拔庭前兩木從東北去拔都司前一大木旋繞布政司左布政章繪衙門有樓拽去樓之後半間樓上有一大銅盃亦從空飛去久而後墜其後繪被表傑侍郎考黜謫擢陝西參政去禍福有定不可惑也故併記之以俟識者辯焉

宋閒樂先生陳伯循在太學與了翁善一日同集宗室淄王府中有雁陣過相戲曰明年魁天下者中一箭當首雁伯循引弓射之一矢中其三伯循咲曰公其後榜耶了翁曰然當為公代明年徐鐸榜果以第三人登科三年了翁登第亦第三人皆為昭慶軍節度使掌書記因題便廳為射雁堂王岑葉

與中與張敬之華未第時於葉門外閑行有冑張水濱相與戲曰人各三舉得大魚者當躋顯位葉連得大魚焉後果仕至吏部侍郎賜謚文莊

宋盛文肅公度豐肌大腹丁晉公謂踈瘦如削梅學士詢性喜焚香竇元賓漢宰相正固之孫爲館職不喜脩飾經時未嘗沐浴時人謂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

國朝羅汝敬馬鐸同在館閣嚴冬冱寒之時羅不帶煖耳馬鐸不穿氊韈時人戲之曰騾耳馬足古今學士大夫事有可笑者如此

于司馬謙俞司寇士悅偕其寮佐一日偶會坐司寇侍郎戲司馬侍郎曰于公爲大司馬公非少司驢乎司馬侍郎即應之

曰俞公為大司寇公則少司賊也舉座爲之絶倒此與安元獻幕下士王琪張亢戲謔相類亢体肥大琪目為牛琪瘦骨立亢目為猴二人以此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人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更士大夫善於戲謔可謂閙中之一噱故用録之

晉阮籍史稱其孝其母終特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决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数升傾曾祖母之弟嚴文昌先生亦喜圍棋一日過施孟霖家對奕聞家童來報其母亡言阿嬀死矣先生下一子即云阿嬀死矣竟局僅又言之乃慟哭而還時議者以為阮籍之流然籍之對之求止而籍留决賭豈得為至孝先生蓋用志在棋雖聽而不聞為有異也志

此以見凡百玩好皆能害德不可不慎焉

晉人謂酒有別腸斯言如戲然亦有可疑焉觀古今之人其善飲者過數斗而不醉不善飲者涓滴不能容雖其性使之然然其腸胃之間何相去之若是哉豈特酒為然於茶亦同晉王濛嗜茶過其家者人謂其遭水厄予友朱明仲嗜茶一飲輒数梡於酒則畧不沾唇人至其家亦被其勸茶每為滿腹焉又晉王忱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每嘆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予性不喜酒頗亦愛茶然亦不如明仲愛之之極頃來河南居人以酒為禮而罕得佳茗每日飲三兩梡則覺神氣清爽或特不得則手足頭目皆重是以知王忱之言為信而酒有別腸之說或有可取也姑記以俟識者辯之

宋仁宗嘗中夜思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物以備不時之需時皆贊其有愛物之仁俞司寇平生好食太牢爲浙藩參政時行部至吳興天日已晚問左右有牛肉賣否皆荅曰有及出買之不可得有司曲於奉承旋宰一牛以進其肉至今以爲口實是雖有司者之諂媚而俞公不之知然凡爲人上者要當以仁宗爲法而以俞公爲戒不可以徇口腹之欲而戕殺物類也

予鄉人王伯讓嘗與予言吳中名門如某某家製造飲食調和滋味各臻其妙是非爲某賓客者素嘗飲食之人亦只嚥嚼而已鮮有能別其味之美而知其用心者也若予輩之爲文章使讀之者不知其妙處則亦口誦過訖而已伯讓本非知

言者因論飲食而有及於此則其言豈可以廢之哉故予每稱之以曉夫學者嗚呼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飲食豈特可喻文章而已哉

南北風俗不同而食性亦異南人尋常客至則以茶相款北人客來便飲以酒予抵河南見土人飲酒不喜小盞連進數碗始以為快初甚駭之後較其酒味則甚薄不滿則不能多飲若此也予性不樂飲若被人勸勉强數杯便覺腹滿以為不多飲好茶土人笑予言以為吃此若水何益又不若薄酒多酌幾盌為覺熱鬧此皆食性之偏也不特此耳其於烹飪調和之節亦多有異宜者古人謂天下之口皆相似也豈其然哉

宋時龍團小餅蔡茶君謨所製最為絕品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直金二兩當時以為金可有而茶不可得也今江南重茶上品茶芽每斤價銀不過二三錢北方之人聞其價尚以為多疑而不信使其聞龍團之價能不吐舌而走乎此而記之以見時俗之異尚

筆工之良者莫如吳興在元有陸穎

國朝則有王古用趙子昂精於書法其所用筆皆出自穎然每日攻書自小楷至於行草輙用一枝其後見召將行有父老贈數筆每一筆用數年不禿後詢其故乃於舊筆中選其兔毫之勁者所製蓋老將之練卒久戰而不敗也予先考海樵先生嘗命家人收藏舊筆兔毫筆幾成大束矣有王用

良旹頎維毋之從兄也過而見之捩於河先考聞而嘆息者久之其時尚不知其爲何用以今始知其欲選用舊筆毫也記之以示製筆者

閑中今古卷下終

味芝先生吳中稱德與文學必先生為首先生多歷練達當
集事有可勸可戒者仍以今而契古則援証之非汎汎道聽
塗說聞之孟浪也歸閑中今古先生殁其門人
國史周希正先生弟希善已刊行矣使人讀之可見先生存
心教人言必不忘斯集也乃其心德之一端若詩與文冲雅
可法後學尚引領以望刊也
正德四年四月一日沈周題

右閩中令古一書成化初味芝陳先生分教陽武時所著其
宇精覈其辭詳當先生原釐爲上下兩卷揔計八十一條參
弱冠即得覩於里中朱逸民家惜其未有刊本嘗手録以歸
無幾何併逸民本逸去於是不復再覩頃歲友人周引禮德
瑞持其世父紀善公所藏本刊梓恐其繕寫之謬乃謀於參
相與三復讎校然後刊而行焉於乎是書之刊不特見紀善
公篤於師弟子之誼且以徵吾德瑞嗜乎文學之勤覽之者
尚當以是而興起焉耳
正德己巳四月晦日後學邢參謹書